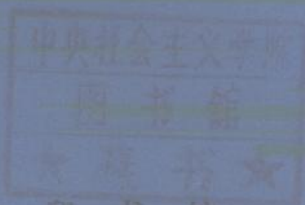


近现代西方 主要哲学流派资料

《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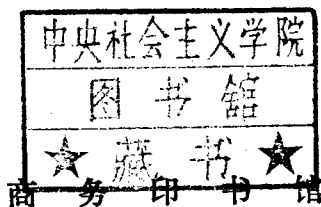
B15-67
1

66293

75-66/09

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

《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1986年·北京

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

《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54

1981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32 千

印数 9,700 册

印张 9 1/4

定价：1.75 元

代序——怎样研究和批判 近现代西方哲学？

杜任之

近现代西方哲学大致是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我们可以把近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

一、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包括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语义哲学。

二、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包括有：意志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三、客观唯心主义与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相混合的哲学，包括有：新黑格尔主义、新实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和过程哲学。

四、其他新起的流派，包括有：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新哲学”、美国的符号学和自然主义哲学等。

从以上各哲学流派可以看出一百余年来西方哲学流派演变的复杂情况，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哲学更趋复杂的演变和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如：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新流派，如法国的结构主义和“新哲学”；一些旧的流派有了新的发展，如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美国的分析哲学、自然主义哲学与过程哲学；一些原先分歧较大的流派趋于相互妥协，甚至在某一方面趋于合流，如美国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有密切关系，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靠拢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出现门户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东欧各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国外哲学界变化较大的这十多年中，我们却中断了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更谈不到认真的研究。现在我们应当解放思想，打破“闭关自守”状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了解近现代西方哲学现状，以便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

首先我们要明确研究和批判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捍卫就是要驳斥近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诬蔑；发展就是在与近现代西方哲学斗争中，根据社会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从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同时，在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中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哲学水平。

怎样研究和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呢？

一、首先要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我们研究和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世界观说是辩证唯物论，从方法论说是唯物辩证法，二者是统一的；它的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它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或历史辩证法）；它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到认识；它的逻辑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活动。这个体系是我们研究的工具，也是我们批判的武器。我们的态度是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不能象以前那样对外国哲学采取教条主义、简单化和政治批判笼统化的方法，我们现在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学风。因而我们首先应当全面调查和掌握近现代外国哲学的大量资料，然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做出全面的、深刻的和正确的判断。

二、要区别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共同性、特殊性和各哲学家的特点。近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一般说来，都是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对立的,是唯心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这是一般性;各流派相互之间也往往在某一方面是对立的,各不同流派各有其特殊性。即使同一个流派,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也有所不同,各有其特点,都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发现各种哲学流派的特殊性和同一流派各哲学家思想的特点,就必须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认真进行全面研究。为此,要尽可能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有细致深刻的了解,也才能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批判。

三、要区别哲学家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态度。近现代西方各流派哲学家的学术思想,不论其自觉或不自觉,归根到底在客观上是维护或者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一定都是直接维护统治阶级的,有时甚至是抨击或反对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的。各流派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但由于各个人的个性特点、具体处境、所受的教育和所受的政治影响等等不同,而有不同的政治表现。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政治上表现了进步倾向,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其人的。

四、要区别自然科学成就与哲学观点问题。第二次大战后,西方自然科学界在微观与宏观领域中都有重大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急待解决的哲学问题。战后一些新型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密切相关。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家正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展开着理论斗争。我们的态度是,无论对于具有哲学思想的科学家,还是对于哲学家兼科学家来说,首先要区分他们的科学成就与其哲学世界观问题。对其科学成就,当然是要肯定的,但对其哲学观点上的错误也是要批判的。

五、要分析各哲学流派的认识根源与阶级根源。近现代西方各流派哲学,虽然一般说来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但各流派

的产生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如把认识的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夸大而与物质世界相割裂等等。认识观点的错误和思想方法的错误也自然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发掘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是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近现代西方各哲学流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社会政治倾向并不是相同的。过去存在着把近现代西方各哲学流派一概斥之为“垄断资产阶级哲学”或者“帝国主义反动哲学”这一倾向。这种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令人信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由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除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中、小资产阶级,而且各阶级还分为不同的阶层和社会集团。各个哲学流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有相当差别的。因此,我们对各哲学流派要做细致的分析,以区别其阶级或阶层的属性。有些流派代表了中等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意志和倾向,有的流派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如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等;有的流派不同的分支在社会政治倾向上的差异,反映在各自哲学理论本身的差异中,例如存在主义三个分支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倾向:海德格尔哲学反映了德帝国主义冒险和垂死挣扎的情绪,并且后来直接与法西斯统治有关;雅斯贝尔斯哲学反映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前途感到茫然彷徨的情绪;萨特哲学则反映了法西斯专政下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新黑格尔主义是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较明显联系的学派;新托马斯主义还反映了广大的天主教徒的思想和情绪;美国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哲学,但在其产生的时代是代表创业者、开拓者和买卖人的意志和思想的,现在仍然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的利益、意志和情绪。由以上情况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笼统地把西方哲学各流派一概斥之为“垄断资产阶级哲学”或“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总之,我们在研究某个

流派或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产生根源时，要发掘其认识根源和不同的阶级根源。为此，就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深入钻研，仔细分析。

六、对哲学流派，要区别其根本问题上的错误与局部问题上的正确。对西方各哲学流派的研究和批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简单粗暴地一概否定。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局部上正确的论点和看法，应该予以肯定。例如对逻辑经验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哲学等流派，不少哲学工作者认为其中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仔细研究。也要注意研究西方各哲学流派体系内部逻辑上的错误，以增强我们研究和批判中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为此，必须加强全面研究，深入细致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此外，西方各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批评与攻击中某些正确的论断，我们也要加以考虑，为我所用。

七、要区别哲学学术影响与社会政治影响。哲学是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产物。某一哲学思想的出现，会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发生影响。例如，存在主义对社会和学术方面都有较大影响，对欧洲政治生活也有一定影响。分析哲学对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但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则较小。法国七十年代“新哲学”的社会影响大，但对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法国当前的“新左派”在政治上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学术方面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对西方哲学流派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要加以区别，要从两方面来看待其重要意义。

八、要把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专”与“通”是辩证统一关系。没有一定广度，就不能有一定深度；反之亦然。没有对某一专门流派、个别哲学家、专门著作，乃至专门问题进行深入钻研，就不可能对流派有全面透彻的理解。可是没有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广泛了解，也很难对某一流派深

人。所以，我们要适当注意综合性研究。所谓综合性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要研究近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一定哲学史知识，是难以研究近现代哲学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流派与康德、黑格尔、托马斯哲学的关系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存在主义不仅要上溯到尼采、克尔凯郭尔，而且要一直溯源到古希腊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则必须通晓英国经验论的问题。此外，近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中，不少都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些方面有关；而相当多的派别，都与康德哲学体系有关。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注意丰富自己对西方哲学史的知识。

2. 要研究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各哲学流派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此，不可孤立地研究某一流派。例如，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之间关系很密切，现象学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当代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合流是明显的，等等。

3. 研究哲学领域内不同专业之间的关系。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内容，往往涉及到几个哲学专业的问题。例如，逻辑经验主义与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哲学是分不开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都广泛涉及哲学、历史、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而各个方面彼此也都有关系。

4. 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要想深入掌握各流派哲学思想的内容及其意义，必须对其产生的环境有确实全面的了解。因此，研究和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还必须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相当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某一流派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为此，我们也要加强对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

目 录

唯意志论	(3)
唯意志论	〔美〕 R. 泰 勒 (4)
新康德主义	〔东德〕 M. 布 尔 (11)
新康德主义	〔美〕 L. W. 贝 克 (16)
黑格尔主义	〔美〕 S. D. 克利兹 (33)
新黑格尔主义	〔苏〕 Ю. H. 达维多夫 (58)
现象学	〔西德〕 文献研究所 (64)
现象学	〔东德〕 M. 布 尔 (67)
现象学	〔苏〕 A. П. 奥古尔佐夫 (72)
现象学	〔法〕 A. D. W. (79)
现象学	〔美〕 R. 施密特 (86)
分析哲学	〔苏〕 B. C. 什维列夫 (130)
哲学分析	〔美〕 M. 魏 兹 (132)
实用主义	〔苏〕 Ю. K. 梅尔维尔 (158)
实用主义	〔美〕 H. S. 塞 耶 (161)
存在主义	〔苏〕 П. П. 盖坚科 (179)
存在主义	〔东德〕 M. 布 尔 (185)
存在的哲学	〔法〕 J. 瓦 尔 (190)
存在主义	〔美〕 A. 麦克因杜利 (205)
托马斯主义	〔法〕 E. H. W. (225)
新托马斯主义	〔苏〕 B. И. 加拉查等 (230)
实证主义	〔东德〕 M. 布尔等 (245)

逻辑实证主义·····	〔澳〕 J. 帕斯莫尔 (256)
新实在论·····	〔苏〕 Д. М. 罗卡诺夫 (263)
结构主义·····	〔法〕 D. C. (265)
结构主义·····	〔苏〕 M. H. 格列茨基 (266)
语言学结构主义·····	〔法〕 G. P. C. (273)
人类学结构主义·····	〔法〕 M. M. L. (284)
法兰克福学派·····	〔东德〕 A. 格 德 (294)
编译后记·····	(302)

唯意志论

唯意志论(Волонтаризм)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汇 voluntas——意志;1833年滕尼斯(Ф. Тённис)引进这一术语。

唯意志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把意志看成是存在的最高原则。唯意志论把意志提到了精神存在之首位,从而与唯智论(或唯理论)这样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立了起来,因为后者认为存在的基础是智力、理智。

唯意志论的因素在奥古斯丁的哲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奥古斯丁认为意志乃是所有其他精神过程的基础;司各脱(Д. Скот)的哲学中也有唯意志论的因素,因为他强调意志在智力面前处于首要地位(voluntas est superior intellectu——“意志高于理智”)。现代唯意志论的前提是康德关于实际理智占首位的学说:康德认为,虽然自由意志之存在既不能得到理论证明也不能得到理论反驳,但实际理智却要求以意志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因为否则精神规律就失掉了任何意义。以此为出发点,费希特认为意志乃是个性的基础,而意志活动中的我则是存在的绝对创造原则和世界之精神自生的源泉。因此,在费希特那里(同样,在康德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谢林与黑格尔那里也是如此),意志就其本性来说乃是理智的东西,并且是实现精神因素的源泉。与此相反,叔本华(在其哲学中,唯意志论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派)则对意志做了非理性的解释,他认为意志是盲目地、无理性地、无目的地起作用的世界始源。叔本华把康德的“自在之物”(“вещь в себе”)解释为表现于外化之各种不同阶段的意志;叔本华把一种意志再

度表现的作用划给了意识和智力。在叔本华那里也同在哈特曼(Э. Гартман)那里一样,唯意志论是与悲观主义以及关于世界过程无理性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世界过程的源泉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意志。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观点乃是尼采哲学的渊源之一。

“唯意志论”这个术语还用来说明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的性质,这种实践不考虑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而只凭实践者的主观愿望和随心所欲的决定行事。

参 考 书 目

恩格斯《反杜林论》;克脑尔《唯意志论》(Knauer R., «Der Voluntarismus», B., 1907);马尔库斯《现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Marcus, J., *Intellektualismus und Voluntarismus in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Düsseldorf, 1918)。

(原载《苏联大百科全书》 李树柏译)

唯 意 志 论

〔美〕R. 泰 勒

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这个词,是从拉丁文 voluntas 来的;voluntas 的意思,就是“意志”。在哲学上,唯意志论的中心思想,是指意志对于理智或理性来说,乃是处于优先或优越地位的。更概括而言,唯意志学说就是用意志这个概念去解释经验与自然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就象某些古老的哲学所主张的那样,用激情、欲望、愿望或自然倾向(conatus)这些概念去解释经验与自然的各种问题。这类唯意志学说,有的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有的则属于伦理学、神学或形而上学范畴。

1. 心理学上的唯意志论 心理学上的唯意志学说,认为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意志,意志是决定一切的;人的理性和思想也是受意志支配的。杰出的经典代表人物有霍布士、休谟和叔本华。譬如,霍布士就认为人类一切有意志的行为都是愿望和厌恶感的根源。他把所有的愿望和厌恶感都冠以一个名称:“努力”;他的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主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休谟则认为,在大力鼓吹意志的情况下,理性是没有地位的。认为“理性是,也只应是激情的奴隶。它除了效忠于、服从于激情外,决无旁的职责”。叔本华——这位最杰出的唯意志论者——相信意志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同时也是事物的本质或本性;它是一种与“自在之物”等同的东西,是一切现象的根源。*

为了把握这些理论的要点,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同较为熟悉的唯理主义理论作一番对照吧;譬如同柏拉图的《对话》或笛卡儿的《沉思》进行比较。柏拉图认为,人是用他们的理性从观念上来感知某些目的或目标的,然后才让他们的意志去直接致力于达到这些目的或目标。柏拉图之所以认为没有人会有意向恶,这正是一个原因。在《论文集》中,他把灵魂的攀登看成是向愈来愈高的目的挺进,设想这些目的最初是通过感觉来理解的,然后才由纯粹的或无拘无束的理智来作最后的理解(意志或愿望获得了理智,为的就是要达到它们的目的)。对于柏拉图来说,一个人的腐化,精确地讲,就是听任意志的支配,亦即听任一个人的欲望或愿望去支配;这种行为从观念来说,乃是从人的本性推演出来的。

唯意志理论否认真理被颠倒了的这种普遍的图象。按照这些理论,目的和目标之所以成为目的和目标,仅仅是因为它们是被向往的东西。休谟争辩说,理性所关心的,完全是论证(演绎)或者是因果关系(归纳)。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理性都不能给我们以目

* 例如叔本华认为,物体下落和磁石吸铁,都是意志的表现。——译者注

的和目标。在力学艺术这类部门中所用到的数学，永远是为了达到某种与理智无关的东西。譬如说，一个商人的算计可以是靠不住的，但是这些算计所要达到的目的决不是什么靠不住或不合理的东西。这些算计只能说是聪明的或愚蠢的，如鼓励或挫败意志所要达到的另一些目的。与此相似，休谟也认为，自然界中因果关系的发现，并不是依靠自身对意志产生最低限度的影响所致。理性从来就不能产生行动或冲动，同时也不能反抗它们。行为的冲动只能遭到一种相反的冲动的反抗，而决不是理性。因此，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存在的。

其他唯意志论者的学说，在本质上同休谟的理论也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各人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罢了。所有这些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人是被他们的冲动、欲望、激情或意志所推动的，而不能为谬误或错误所左右。照此说来，象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意志这类东西乃是没有的，尽管一个人可以海阔天空地想他所想要的东西。费希特就表述了这样一种观念；他说，一个自由的存在“想要是因它想要，一个客体的意愿就是这类意愿的最终理由本身”。

2. 伦理学上的唯意志论 十分明白，唯意志论有关人的本质的概念对于伦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目的和目标果真全是意志的产物，而且意志既不是合理的，也不是不合理的，那末目的本身就无所谓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于是，脱离意志所向往的目的的存在来追问某某目的究竟是好还是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霍布士精确地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说，说某事物是好的，无非是说这正合某人的口味；说某事物是坏的，这无非是说这个事物不合他的口味。所以，好与坏纯粹是相对于愿望和厌恶的东西而言。自然，愿望和厌恶在不同的人那里往往是不相同的。照这个概念来看，通情达理的行为，无非就是精明，就是说，选择恰如其分的方法，以便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霍布士认为，毕竟有一个目的对大家来

说都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自我保全的目的。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公式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人们才能安全地保全自己，免遭危险。

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普罗泰戈拉也主张类似的观念，他的观念反映在他的这句格言里：“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在詹姆士的哲学中，也有这种说法。事实上，从整体来看，这些看法也是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詹姆士认为，所谓好的事物仅仅因为它们是人所“需要的”，就是说，某人想要它们或者是某人对它们提出了所有权的要求；詹姆士指出，这种要求乃是对“普天下任何事物”的要求。如果不要感觉的存在物，那末宇宙间就没有任何值得要的东西了。因此，詹姆士得出结论说，唯独遵照伦理学的正确格言，才能尽可能多地去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什么，重要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就是说，以最小的无效性去获得需要。十分清楚，在唯意志论看来，询问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是有价值的这样一个问题，实在是无意义的；除非要这样来理解这种问题：“满足某人的愿望究竟指的是什么东西？”认为康德探求什么道德的形而上学原则也是无意义的。伦理学中的真理与错误，在借以达到目的的有关功利性的各种不同的意见的真与伪的问题中，就表露无遗了。这些目的便是欲望、愿望和需要的满足。它们与有关目的本身的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关系的。

3. 神学上的唯意志论 正如上述理论强调人的意志，贬低人的理性，有些神学观念则突出神的意志。神学上的唯意志论的最极端的形式，或许要推达米安（St. Peter Damian, 1007—1072）的思想了。他认为，人的理性或“辩证法”在神学事务中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对于最简单的理性即逻辑法则来说，它唯有得到上帝的意志的同意才有效。他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把理性认为是真的那些事物都能变成荒谬的或矛盾的东西。因此，对于哲学家来说，要沉思有关神圣的事物是否是真的这类问题，实在是一种痴心

妄想,因为这些问题全仰仗于上帝的意志。

我们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信仰主义的形式中,也能看到与上述相类似的观念。依这种观念来看,宗教信仰的正当理由恰在于信仰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乃是意志的行为,而不需要过多地用理性去证明。所以,克尔凯郭尔把心灵的纯洁描述为向往一种单纯的事物,并且强调要否定诸如理性这类概念,极力主张在宗教生活中,证明应占有一席之地。詹姆士追随巴斯卡(B. Pascal),同样认为信仰的意志是合乎情理的,在特定情况下,为要维护宗教信仰的绝对清白,而无须作什么证明。许多现代宗教领袖也表示了相同的观念,强调信奉宗教思想,认为宗教主要是意志,而较少为理性。事实上,这也是基督教的传统思想,因为大多数哲学神学家和唯理主义神学家,诸如安瑟姆(St. Anselm of Canterbury),几乎无一例外都强调信仰的行为,主张宗教信仰应该超越随后的理性理解。这一思想在大家所熟悉的一句格言里表示了出来: *credo ut intelligam*,意思是“我信仰,是为了我能理解。”

或许还没有哪一位宗教思想家象克尔凯郭尔那样强调上帝的意志在道德问题上的至高无上地位了;克尔凯郭尔主张神的意志是唯一的也是最后判断任何行为的道德标准。精确地说就是一种行为,倘若它是受命于上帝的,那末它就决不可能是穷凶极恶的。十四世纪,奥克亨姆(William of Ockham)极明确地主张这种见解。奥克亨姆说,只有神的意志(而不是人或神的理性)才是道德的最后标准;这就是说,某些行为之所以是罪恶,那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是上帝禁止的;其他一些行为之所以是值得称赞的,那也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上帝命令这么做的。他否认上帝禁止某些事,是因为这些是罪恶;或者上帝命令做某些事,是因为这些事是美德。他之所以否认这种说法,乃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在给上帝的意志规定界限。他想,对于任何行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上帝的